



第443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 编:王 伟



“抗战煤”的炼成

◎陈 劲

重庆万盛煤炭开采始于道光年间。在民族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里,重庆万盛的煤层深处,燃烧着工业救国的炽热火焰,为重庆兵工、钢铁、电力等命脉产业输血,成为抵御外侮的“工业弹药”。万盛这座因煤而生的城,映照出中国工业在苦难中抗争、在绝境中自强的不屈身影。

当抗战烽火燃起,那些从矿井中流淌出的乌金,是万盛人用血汗与生命熔铸的民族气节,被誉为“爱国煤”“抗战煤”。万盛亦赢得“抗战煤都”之誉。

1938年,武汉告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亟待构建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作为军工基石的钢铁工业,依赖铁矿与煤炭,当西昌、綦江铁矿保障了矿石供应,万盛南桐的优质焦煤,便成钢铁工业关键的“粮草”。

这年3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筹备处在武汉成立,由矿业专家、原河北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任主任,团队深知优质焦煤资源为钢铁工业的命脉所系,一眼洞察万盛煤田作为战时能源支点的战略价值,调迁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设备西运,为南桐煤矿注入现代化基因。

7月,筹备处西迁重庆;8月,落脚南桐桃子沱;10月,国民政府征地千余公顷,在地形复杂、条件艰苦的山坳里打响了煤矿建设攻坚战。侯德均一句“意在先行小作,亟图早日出煤。利用汉阳大冶各机械,尽可实施开采,克

日观成”之令,道出战事急迫。1939年5月,先改造王家坝、咸堂土井,当月便产出首批原煤,至年底生产原煤5000吨。

1938年10月至12月,筹备处同时启动总厂、一分厂、二分厂及两座机械化矿井建设,至1940年1月已有5对生产井口,原煤产量增至1940年5万吨、1941年9万吨、1942年12万吨,跃居敌占区外最大煤炭基地。1938—1945年,万盛南桐、东林两矿共产原煤78.5万吨、焦炭24万吨,为抗战大业注入硬核支撑。

1940年3月,筹备处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正式纳入国家抗战工业体系,全员带军衔管理,矿工们的镐头,与前线的战士枪杆一样,都在为抗战胜利忘我冲锋。

以前,万盛煤窑停在手工开采、竹笼运输、油灯照明、风箱通风等落后状态,仅能开采浅层“阳山煤”。而专业人员、先进技术及机电设备带来的变革让煤田焕发新生。

1939年2月,南桐煤矿配套建立洗炼厂,以满足钢铁工业对优质焦煤的需求。初采用洗煤率低的人工竹箕淘洗工艺,1941年引进云南锡业地槽洗矿技术,提升为连续化洗煤工艺,精煤硫分从2%降至1.5%,生产力显著提升。东林煤矿1942年建洗煤厂,1945年在美籍顾问指导下采用木槽洗煤机替代传统地槽工艺。两矿精煤与永川、荣昌低硫煤配合炼焦,让每一块焦炭都在为枪炮“淬火”。

设备西迁也为震撼。1939年4月起,700余吨机电设备从汉阳、大冶经川湘公路陆续运抵。蒸汽动力设备十分庞大,仅一台兰开夏锅炉就长20余米、重20多吨,且不能拆卸。由于南桐支路站至王家坝没通公路,就以人力分段扛过山路方式搬运,一年内便完成安装。从此,井架高耸、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机械开采突破“阳山煤”限制,南桐煤矿成为重庆技术创新的工业范本和战时工业的现代化标杆。

为提升煤炭运输力,1939年开建王家坝至蒲河鲁峡洞段轻便铁路,全长17.22公里。初以青桐木代钢轨,仅拐弯处铺设钢轨,1940年全线换为钢轨,并延伸到綦江三江10.07公里,运输力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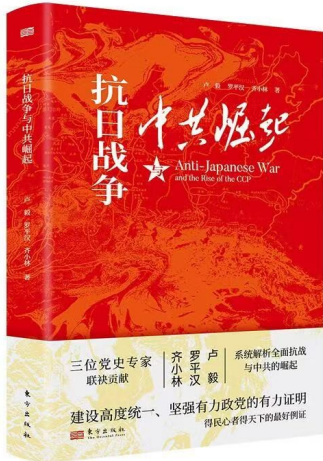
如今,万盛境内煤矿的烟囱早已沉寂,但那段“爱国煤”“抗战煤”熔炼的抗战史诗,始终在民族记忆中炽热燃烧。那些矿工帽上的煤渍、运煤车里的焦炭、泛黄的生产报表,它们承载着“每吨煤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的硬核贡献,更镌刻着一个民族存亡关头挺起的不屈脊梁。

当万盛博物馆的灯光照亮这些工业文物,我们读懂的是过往的荣光,更是永恒的启示。“抗战煤都”的故事,是中国工业从救亡图存到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真正的丰碑,不在碑石的坚硬,而在它所承载的记忆厚度,以及代代相传的信念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副馆长)

于烽火中见崛起

——读《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



◎高 低

在历史的长河中,《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犹如一座灯塔,穿透时光的尘埃,照亮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这部著作以客观严谨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抗日战争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以深刻笔触揭示了中国国民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如何从艰难困境中突围,最终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正如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言:“书籍是文明的载体,而书写历史则是与逝去时光的对话”,这部作品正是与抗战岁月的一场深刻对话。

全书以宏大历史视野搭建框架,八章内容层层递进,串联起完整的历史脉络。从“九一

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初现,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山河飘摇;从敌后根据地建立、持久战战略成形,到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开展,直至抗战胜利的曙光降临,每一章都是历史拼图的关键一块。其中,第三章“山河破碎中的星火”尤为动人,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历程——缺衣少食的困境、频繁的敌情袭扰、群众动员的不易,那些曾被简略带过的细节,在此书中得以生动还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星火”如何在绝境中顽强燃烧。

不同于许多学术著作的艰涩枯燥,该书语言兼具庄重与流畅,文学化表达让历史更具感染力。作者善用比喻与象征,将抽象历史具象化。如描写抗日军民时写道:“他们如同黄土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枣树,根须深扎于岩石缝隙,却结出甘甜果实。”这样的文字没有削弱历史的严肃性,反而让读者更易共情,仿佛能触摸到那段岁月里军民的坚韧与希望。

史料运用的严谨与丰富,是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作者不仅引用大量官方档案、文献,为历史叙事奠定宏观框架,还融入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日记与书信,为宏大历史注入微观温度。书中摘录的一位八路军战士的家书令人动容:“母亲大人:儿今在太行山抗日,生活虽苦但心中甜,因为儿知每多打一发子弹,就离家国解放近一步”。这平实的文字,让读者看到宏大抗战叙事下普通战士的家国情怀,也让历史更显真实可感。

这部著作获得了各界一致赞誉。历史学

界认为它“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若干空白”,政治学者称赞其“深刻揭示了民族战争与政治力量生长的辩证关系”。

书中蕴含的哲思让它超越了普通历史著作的范畴。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与过去之间永不停止的对话。”这一历史观贯穿全书,引导读者思考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后记中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一个政党如何在民族危亡中实现自身壮大?又如何将这种壮大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力量?”

书中诸多佳句凝练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抗日战争是一座大熔炉,既熔炼了民族的意志,也锻造了政治的力量”“中共之所以能够崛起,不是因为它掌握了权力的奥秘,而是因为它读懂了人民的心声”——这些语句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蕴含着对政党与人民关系的深刻思考。

《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还原了历史真相,更在于它从历史中提炼出智慧,为当下提供启示。书中写道:“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它留下的历史启示却永远闪烁在民族记忆的天空中。”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史、思考民族命运的人来说,这本书都值得细细品读。它既是对烽火岁月的回望,也是对未来征程的指引,让我们在苦难与辉煌的辩证中,读懂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两代人的守护

◎牟伦洋

沿着阶梯拾级而上,公园树木苍翠,花繁叶茂。在苍松翠柏掩映下,一座铭刻中俄双语的汉白玉墓碑和一个国际友人的半身铜像出现在我眼前。墓碑和铜像主人名叫库里申科,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而长眠于此。

不忘历史,缅怀先烈。7月初,我跟随络绎不绝的人流来到万州区西山公园,瞻仰库里申科烈士墓,重温那段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在这里,我意外了解到了魏映祥母子两代人接力守墓67年的故事。

1939年6月9日,36岁的苏联空军少校库里申科,率领苏联空军志愿队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同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队突袭汉口机场重创日军,在返航途中遭敌方拦截,所驾战机被击中。为避免因降落而造成人员伤亡,库里申科毅然选择在长江江面迫降,壮烈牺牲。1958年,烈士遗体迁葬于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西山公园。

当年,魏映祥的母亲谭忠惠31岁,在公园从事绿化与清扫工作。从那时起,谭忠惠主动向公园管理处申请,为库里申科守墓。从此,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六点,谭忠惠都会准时来到陵园,带上扫把、抹布、剪刀等工具,打扫陵园卫生,修剪花草树木。

很多时候,谭忠惠带着年幼的儿子一同进陵园。空闲下来,环顾这里的花草树木,谭忠惠指着墓碑多次向儿子讲述英雄库里申科的故事。魏映祥在听着母亲讲述的故事里,一天天长大。

1977年,谭忠惠退休了,她将为英雄守墓的使命交给了儿子魏映祥。当年6月10日,魏映祥正式接过母亲的班,继续为库里申科守墓。近半个世纪来,魏映祥同母亲一样,把这份守墓的工作看得无上荣光,每天收拾打扫,墓园始终保持庄严、肃穆、整洁,墓碑和塑像一尘不染。

1989年,库里申科的女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万县参加“库里申科牺牲50周年纪念活

动”,在父亲的墓前,她对守墓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201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魏映祥母子两代人守护烈士墓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相伴库里申科》在全国公映,好评如潮。

苍松翠柏间,库里申科烈士墓静静地伫立着,中国人民对英雄的敬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中断。正如魏映祥所说:“我守护陵园,是守护英雄的事迹与恩情,让子孙后代知道库里申科为中国抗战付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参观回来,英雄和守墓人的故事一直感动着我。作为一名老检察人,在今天和平安定的美好日子里,更应弘扬抗战精神,奋发进取,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树立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我在控申工作岗位上,要不忘为民初心,牢记服务使命,对待信访群众像亲人一样和蔼热情,解决好群众烦心事,赢得社会良好口碑。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永恒的经典旋律

◎谭小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每当听到《大刀进行曲》这首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就会心潮澎湃,心中充满了振奋的力量,哼唱着熟悉的旋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和峥嵘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青年作曲家麦新,受到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抵抗日军的事迹的鼓舞,于8月8日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充满了激情和紧迫感,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和旋律的谱写。创作完成后,麦新在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上指挥群众演唱,《大刀进行曲》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百岁开国将军、九旬抗战女兵、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合唱团、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合唱队、麦新纪念馆工作人员再唱《大刀进行曲》,激荡出中华民族血脉中不屈的回响,每一个音符都化作穿透八十载光阴的精神火种。赓续红色血脉,感受国防力量,让抗战精神在传承中熠熠生辉。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曲的第一句就开门见山点出了主题,喊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英勇斗争精神。这首歌曲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歌曲。直到今天,唱起这首《大刀进行曲》,仍然会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迸发出炽热的爱国激情!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史诗。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歌曲中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是一首永恒的经典旋律、不朽的精神丰碑,是一支永远昂扬向上的进行曲,将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踔厉奋发,迈向新征程。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